

月蚀

唐鸿棣
著



不以娇艳媚俗，
唯将清香暗送。

一切都已过去，
一切都未过去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月蚀

唐鸿棣
著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月蚀/唐鸿棣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4.4

ISBN 978-7-5321-5277-3

I. ①月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61358 号

责任编辑: 徐如麒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月 蚀

唐鸿棣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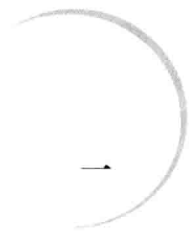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700×970 1/16 印张 10.25 插页 2 字数 148,000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277-3/I·4181 定价: 2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7780459



冬日的阳光,和煦又温暖。它慷慨地洒在宁大新苑中心绿地长长的紫藤架上。紫藤的叶片都已落尽,细细的藤梢也干枯了。但粗细不一的藤茎,坚硬的,里面仍储蓄着水分,连同悬挂下来的十几支饱满的籽荚,证明着它的顽强、坚韧,证明着它具有的生命力量,预言着只待冬去春来,它仍将生机勃勃,枝繁叶茂,紫白色的花团将一房一房地绽放。

阳光漏过棚架,洒落在地面上,斑斑驳驳的。阳光漏过棚架,也洒落在坐在长椅上作午后小憩的沈慕贤的脸上。那微微苍白的脸颊,好像浅浅地搽上了红色的胭脂。她微闭双目,均匀地呼吸着。退休八年的秦宸熵,陪着妻子坐在她旁边,也微闭双目,似睡非睡。冬天的阳光,真好。给人温暖,给人明亮,给人信心,给人希望。

今晚六时正,他们将在小区斜对面的花园酒楼,举行结婚四十周年的红宝石婚庆。其实,婚庆的正日是春节期间的二月八日,不是今天的一月十九日。早在一个月前,女儿秦玥就与她老爸秦宸熵暗中商量定下的。在去年二月底妻子查出胰腺癌时,秦宸熵感到天像坍塌下来一样,在最初的震惊过后,是一阵压抑的长哭。此后的一段时间,他苦着脸,失去了常有的笑脸,内心充满焦虑与忧患。老夫妻俩双双辞去各自发挥余热的教学工作。秦宸熵是如影随形般地整日陪在妻子的身边。做手术,做化疗,逛街,逛公园,上商店……双出双进。就是沈慕贤吃饭、睡觉、上洗手间,秦宸熵也在一旁侍候着。在外人看来,结婚了近四十年的老夫老妻,比少夫少妻

还要恩爱似的。可十多月来,沈慕贤的体质每况愈下。同患有此病症的病友顾某走了,港台演艺明星肥肥、陈思思也走了,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走了,军校年轻教授方永刚也医治无效,走了……一个一个坏消息像惊雷,一声又一声的,震得秦宸熵心惊肉跳。面对妻子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,心头是阵阵的痛。天有不测风云哪!谁知道会在哪一天发生?于是他跟女儿商定,提前举办红宝石婚庆,让病人高兴高兴,振奋一下精神,期盼能有奇迹出现。父女俩还议定:由秦宸熵带上妻子去选购红宝石戒指与红宝石耳钉,向妻子表示一份爱心。秦玥、秦昕姐弟俩出资,订下花园酒楼的喜宴,向父母表示祝贺和孝心。而亲朋好友们,则由各人分头通知。

下午两点半刚过,秦宸熵的手机响了起来。秦宸熵一看,是女儿发来的短信:“老爸,妈的同窗好友们来了。”

沈慕贤闭着眼问秦宸熵:“什么事?”

“你的同窗好友来了。”

沈慕贤听了,睁开眼,带着兴奋说:“来,扶我起来,回家去。”

秦宸熵、沈慕贤跨出电梯,走尽过道,敲响家里的门铃。随着防盗门的开启,客厅里的热闹声响,轰然传出。

“啊,沈慕贤,你好。”好友朱莲大声问好。

“你好,沈慕贤。”

“秦老师好!”郁萍、王峥也错杂着问好。

“秦老师,你好。”

“沈慕贤,你好。”

……

沈慕贤、秦宸熵有些应接不暇,对着大家连连地回答:

“你们好,你们好!”

众人嘻嘻哈哈着。在欢快的氛围中,各自在沙发上或椅子上坐定。沈慕贤再次招呼、问好:“十多月没见面啦,你们看起来不错。”

细心的朱莲,端起茶杯,喝了一口。她的目光从眼镜片后穿出,对沈慕贤端详了一番,说道:

“沈慕贤,我怎么发觉你人瘦了很多?”

在一旁周旋着的秦玥机灵地抢在母亲前回答:

“这叫‘为伊消得人憔悴’，我老妈想你们想瘦了。”

“不至于吧。莫不是你妈为你爸生相思病了？”朱莲开玩笑地说。

“老夫老妻，整天在一起，我想他干吗？我真的是想你们。”沈慕贤回答，脸上挂着快乐的笑容。

朱莲心有疑惑：“不会吧，想我们？”

沈慕贤轻松地说：“想你们哪——是真的，但也不至于想得瘦下来。告诉你们：今天是一月十九日。九个多月前，我因胆结石发作，住进了医院，开刀割掉了胆囊。这不，消化系统受到影响，肠胃功能差了，人也就这么瘦下来了。不过，还好。我体重仍有102斤。”

接着这个胆结石开刀的话题，郁萍问起了当初动手术的情形：紧张不紧张？痛不痛？王峥问着，刀口大不大？住院住了多少时间？等等。沈慕贤走到客厅的一角，撩起了衣服，说：

“你看，刀疤复合得很好，几乎看不出痕迹。”

朱莲点点头，盯着沈慕贤腹部的疤痕，默然不语。两人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

这时，秦宸嫡也正好从书房里走出来。于是，话题又转到今天的红宝石婚庆，沈慕贤伸出右手，说：

“喏，这是秦宸嫡在上星期给我买的红宝石戒指，水头很足的。”又左右侧了侧头，用手指着耳朵，“红宝石耳钉，也是他买的。盛情难却，一片心意，我收下了。”说罢，“咯咯咯”地笑起来。

朱莲说：“秦老师，你对沈慕贤真好呀！”

秦宸嫡说：“说什么。你们都知道，‘文革’期间结婚，说是移风易俗，其实，国家、社会、家庭都很贫困，摆不得排场。现在条件好了，政治清明，社会安定，家庭和谐，生活提高。我买戒指也算是弥补以前的不足，还以前的欠债吧。”

郁萍问着：“这戒指、耳钉一共多少钱？”

王峥问着：“在哪儿买的？待明年也满四十年时，叫老公也给我买一副。”

交谈之间，沈慕贤的红宝石戒指，从一个人手上又传到另一个人手上。有的仔细地打量着，有的掂了掂，估摸它的重量。

沈慕贤对众人说：“这戒指买来后，他给我戴上时，你们知道他说了什么？”

“说什么？”众人问。

“他说——‘让爱情的幸福永远圈住你’。”

“噃，很有诗意啊！”

“他给我钉上耳钉时说什么？说——‘让我们当时相爱的誓言，时时在耳边回荡’。”说罢，沈慕贤“咯咯咯”地笑起来。秦宸嫡也在一边轻声笑着。

王峥、郁萍不约而同地叫起来：“你们真浪漫啊！”

正嬉笑、纷闹之间，门铃“叮咚，叮咚”响了起来。秦宸嫡起身，快步走去开了门。

“秦宸嫡！”

“秦宸嫡！”

“噃，吴一冰，朱慧、沈若雯，好，进来，进来。”秦宸嫡欢快地招呼着。众人进了门后，沈若雯说：

“我们约好了，在车站等齐，一起来。可缺了一位李智翬，昨天上午打电话给我说，他正临时赶上一个学术讨论会。这时候，已经到了香港了。”

沈慕贤见丈夫的同窗好友吴一冰等进来，起身迎上。彼此招呼问好。尽管已近古稀之年，可朱慧不改惯有的调皮性格，对沈慕贤说：

“新娘子好，祝你们婚庆快乐！”

沈慕贤的同窗好友们也站起身应和着：“对。婚庆快乐，婚庆快乐！”

“祝新郎官、新娘子婚庆快乐。”

客厅里即时轰响起阵阵“快乐”声。

朱莲、郁萍、王峥在沈慕贤引导下，让出了客厅，她们进了沈慕贤的卧室，关上了门，去说她们关心的感兴趣的话题。而客厅里，秦宸嫡与他的同窗好友们，开始东扯西谈起来。

秦玥又忙了起来，又是招呼客人，又是敬茶。

胖乎乎的朱慧，从随身带的手袋里取出一只红纸袋，送到秦宸嫡手上，说：

“我们几个凑了一只红包，祝贺你与夫人，红宝石婚庆快乐！”

秦宸嫡待要推却，被吴一冰抢过红包，塞进秦宸嫡的衣袋：“我们表示

一点心意,你就别客气了。”

秦宸熵不便再推却,连忙谢道:“邀请你们来,是热闹热闹,你们这么客气,让我不好意思了。谢谢,谢谢各位。”

沈若雯说:“是啊,我们是来分享你的幸福和快乐的呀!”

吴一冰端起杯子,喝了口茶,对秦宸熵说:

“去年十月份校友聚会,你没来。这一年多里只通电话,没见你人。今天见了,你好像瘦了。”

沈若雯对秦宸熵上下扫视了一下,“哎,是瘦了。”

秦宸熵遮掩着说:“‘千金难买老来瘦’么!瘦一些好。”

朱慧说:“我真羡慕一冰与你秦宸熵,身材这么好。你们有什么养生之道,可跟我说说。”

秦宸熵没有说出自己十多月来瘦下去八九斤的原因,只是轻描淡写地说:“少吃,吃少,自然会瘦下来。”

朱慧说:“可我没有吃太多的东西。总发觉自己只喝水,也会胖。”

吴一冰说:“年龄大了,适当运动还是要的。我几乎每天都要快步走三四十分钟。”

朱慧:“哎哟,我这么胖,走也走不动。”她话题突然一转,“这么胖,到证券交易所也跑不动,只好在家里电脑上关心行情。倒霉啊,去年,我有一只股不到 5000 点时买进,5900 点没有舍得抛掉,现在跌到 2050 点,那只股每股整整亏了 22 元 9 角,亏死啦!”

吴一冰说:“你这么胖的人,不适宜炒股。伤神伤心哪!”

沈若雯对炒股不感兴趣,她拉转话题,说:

“秦宸熵,我们读大学时,都是调干生,都已经结婚了。有的还已有了孩子。你和李智翬当时是高中应届毕业生,小弟弟。你后来的恋爱结婚故事,我们还没知道啊!今天婚庆喜宴上可要给我们讲讲噢!”

秦宸熵笑着说:“老掉牙了的故事,有啥好听的!”

众人哄起来:“故事都是老的。要听!要听!”

秦宸熵说:“这样吧,我给你们看篇文章,是我夫人写的。让我找出来。”他走进书房。过一会儿,把一本 1998 年 9 - 10 双月刊《青春伴侣家庭》的杂志递给就近的沈若雯,“请翻到 48 页。”

沈若雯翻到48页,朗声念道:

“《生命的蓝色》,让我看看作者——噢,是你夫人——沈慕贤。”

朱慧、吴一冰也要争着看。朱慧从沈若雯手中抢过杂志,说:

“让我读给你们听:

生命的蓝色

特别地爱蓝色。

最早的时候,一条天蓝色的背带裙装扮了我的童年。穿着蓝色裙儿,在故乡长长的老街上奔跑欢跳,宛如美丽的蓝色蝴蝶,飞呀飞,小小的心田阳光明媚。

也许,就从那时起,心里便对蓝色情有独钟。想象着,以后的日子,会有许许多多的蓝色相依。

读大学三年级,羡慕那个天天收到天蓝色信封的女孩,渴望着有那么一天,会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浪漫。

后来,生活没有赐予我蓝色的诗情,只给我一个平平常常的婚姻。在校园相遇了他,便不再让蓝色的信封传递绵绵情话,在简单的婚礼上,我也没有能够披上婚纱做一个风情万种的新娘。当然,我坚持拍了充满情调的‘婚纱照’,去宁江的海滩边,两个人手拿语录本——这是时代的印记——笑着,让大海为我们的爱情作证,这是我当年刻意追求的一份蓝色心情,让我以后回忆起来便倍感欣慰。

以后,路途漫漫,甜酸苦辣咸,百味人生,赤橙黄绿青蓝紫,七彩缤纷。可我最爱的仍是蓝色,淡淡的雅,柔柔的艳,我还是追求着生活中的蓝色情调,宁静,平和,明明朗朗,就像那风平浪静的大海。

风风雨雨,两人携手同行,坎坎坷坷,两人互相支撑,水也曾有过干涸之时,却始终相濡以沫地挺过来。

所以,阳台上会有浅蓝的喇叭花盛开在夏日,书桌上会有蓝色的毋忘我,给伏案写作的他和我,送来芬芳缕缕。

所以,穿着深蓝的,浅蓝的,粉蓝的,宝蓝的衣裙,心情特别好,抬头看一看天空,觉得自己不再年轻的生命,还有许多灿烂的

年华。”

在朱慧读着《生命的蓝色》的时候,秦宸熵的心早已飞回到了四十一年前,飞回到了当初的那个海滨的礁石上。那时那刻,他和沈慕贤坐在那块礁石上,静静地面对浩瀚无边的大海,静静地欣赏那蓝色。真是太神奇了!像团聚了亿万年的魔力,一会儿,涌来的翻卷着的层层波涛,扑向滩岸的巨石,溅起阵阵雪白的浪花。一会儿又退落回去,留下一个个翻转的漩涡。向远处望去,海天一色,蔚蓝蔚蓝。但这一色的蓝中,又有着从浅蓝到墨蓝的不同层次。在阳光的照耀下,那不同层次的海蓝又跳跃着、闪射着似金似银的波光。太迷人,太醉人了!他俩就这么静静地坐着,远离城市,远离喧嚣。两颗心就像海上的天空那般,纯净又明亮,又像翻腾的海水,激荡不平静……

朱慧读罢,说:“你夫人很有才气,很有灵气啊!”

吴一冰听完之后,说:“嗨,你们是师生恋呀!你后来改行搞语言文学,共同语言可多了,真羡慕。”

沈若雯说:“你们在海滨定情时,面对大海蓝天,山盟海誓,一定很浪漫吧。”

在客厅里读着散文,又乱哄哄地交谈着的时候,卧室的门打开了一个身量的间隙。等到沈若雯的“一定很浪漫吧”说完,朱莲从房内探出大半个身子,朝客厅里说:

“老师们,沈慕贤当年的师生恋与结婚,保密工作可好哪,消息封锁得严严实实,都把我们蒙在鼓里。”

“秦老师真厉害,他竟无声无息地把我们班上的才女给偷走了,而大家都没有发觉。”

哄笑声在卧室内响起。像传染似的,客厅里也跟着发出一阵欢笑声。

秦宸熵在笑声中回过神来。

在欢乐笑声中,抑制不住喜悦的沈慕贤从卧室中走出,来到也抑制不住喜悦的秦宸熵身边,指指左手腕上的表:“差不多了吧?”

秦宸熵一看手表,已是下午五点半了,笑着对大家说:

“好啦,好啦,时间差不多了。大家准备出发到马路对面的花园酒楼

去吧。”

此时，秦玥出来招呼众人，陆续出门下楼，先期到花园酒楼。朱莲说：

“新郎新娘，你们慢慢来吧，我们先走一步。”

秦宸熵、沈慕贤笑着点头答应。待众人走尽，秦宸熵帮妻子换上宝蓝色的薄绒套裙，上身罩一件胸前绣着一支红梅的白色开衫，脖子上围一条薄薄的曙红色的丝巾。秦宸熵自己也换上一套苹果牌的深藏青暗条纹西服，白衬衫领口系上一条曙红色领带。他又从卧室橱柜的拉手上解下一块和田青白玉比目鱼雕件，放进沈慕贤外出随身携带的印有一枝红梅花的皮手袋里，与妻子相视一笑。

花园酒楼208包房的两只大圆桌上,杯、碟、盘、箸、巾等都已摆放整齐。秦玥与她的丈夫岑毅,手拿一本菜单翻阅着,对在一旁的服务员交待着:上哪几种饮料,上哪些冷菜,哪些热菜、汤、点心,等等。小外孙岑紫阳因没有一个小伙伴,就自个儿在酒楼的水族馆,观看那些各式的鱼、虾、鳝、鳖水生动物。秦宸熵与沈慕贤夫妇分别与自己的同窗好友,聚成两堆,在随意地聊着。见服务员离开了秦玥,沈慕贤招了招手,秦玥来到母亲身旁。沈慕贤说:

“你打个电话给秦昕,问问他车开到哪里了?还有,你阿姨、舅舅们到哪儿了?”

秦玥随即走出包房,拨通了手机。几分钟后,返回母亲身边,说:“舅舅、阿姨他们从高架环线上下来了,几分钟就到。秦昕没接电话。”

沈慕贤不满意地说:“这孩子,怎么回事!今天这儿这么忙,还不早些到场。”话音刚落,秦昕一脚踏进包房,他叫了声“老爸,老妈!”又朝客人们点点头:

“老师们,各位前辈好!”

沈慕贤关切地问:“倩倩与亮亮呢?她们上楼这么慢?”

秦昕支吾了一下,心有旁骛似地回答:“看来,亮亮昨天感冒没好,倩倩带他上医院打吊针。看来来不了了。”

“怎么,你们没在一起吗?”秦宸熵问。

沈慕贤遗憾地说：“真那么不巧啊。”

老夫妇俩失望地无奈地对视了一下。

秦昕的支吾是真的，而他说的儿子患上感冒，上医院打吊针却是编的。父母红宝石婚庆一事，秦昕本想告诉妻子倩倩，但在仔细想过之后，——设想了种种的可能与结果后，他还是没有告诉倩倩。现在，面对父母的发问，他只能编谎话，来为自己解围。

沈慕贤已感觉到儿子回答中的漏洞，正想进一步追问小孙子感冒的具体细节，一阵骚动从包房门口传来。嗬，是弟弟、弟媳、妹妹、妹夫与他们的孩子一行人到了。秦宸嫡上去与连襟、内弟握手致意。妹妹走到姐姐沈慕贤身边，快乐地说：“姐姐，你今天好漂亮啊！”说着，一只红包不声不响地塞进姐姐的手中，弟弟荣强也叫了声“姐姐”，把红包放到沈慕贤手上。沈慕贤说：“好，我也不推了。”她拉过妹妹的手，让她坐在自己的身旁，伸出右手让她看无名指上的红宝石戒指，又让她看耳垂上的耳钉。

包房里的挂钟长短针上下已成一直线。充当今天婚庆司仪的主持人秦玥，拍了几下手掌，把众人的注意力引向自己，又快乐地提高音调说：

“各位长辈，各位老师，还有小弟小妹们，今天的主角，我的老爸老妈——结婚四十周年的红宝石婚庆，现在开始。先请老爸老妈入席。”

秦宸嫡与沈慕贤喜滋滋地在女儿秦玥与妹妹的邀扶下，坐上主位。

“再请各位长辈，各位老师入席。”秦玥说着，伸出左手，招呼着。宾主们愉快地、闹哄哄地让着，坐定。二十个席位，空了两席。服务员很快端上十二式冷菜：炸乳鸽，白切羊肉，白灼虾，酱汁牛肉，香糟黄鱼，果蔬色拉，心太软（红枣糯米芯），芝麻酱拌茄子，葱油白斩鸡，牛羊肝，老醋海蜇头，糖醋萝卜。小外孙岑紫阳瞄上了他最喜爱的葱油白斩鸡，毫不客气夹起一块鸡肉送到口中。客人们也边吃边转动桌上的转盘，品尝着各式冷菜。

秦宸嫡用筷子夹起一块牛羊肝放在妻子的小碟里说：“这东西是补血的。”又夹了一颗“心太软”给妻子：“红枣益脾胃。”

服务员陆续端上了几道热菜：洋葱蘑菇红烩鸡，软熘豆腐，清炒鳝丝，珊瑚大虾仁，东坡红烧肉，京酱肉丝虎皮青椒。秦宸嫡这时站起身，笑容可掬，缓缓道：“各位亲朋好友，谢谢你们光临今天的庆宴，分享我和沈慕贤的幸福和快乐。来，让我们举杯，喝干！”众人纷纷起身，笑着，参差不齐地

说着：

“祝你们幸福，快乐！”

“干杯！干杯！”

“干杯！”

“喝！干杯！”

女士们喝了一口自己杯中的饮料。岑毅、秦昕与姨父、舅舅碰杯饮干了杯中的啤酒。

服务员又端上几道菜：黑木烤肥牛排，山茶籽油鳊鱼，炸猪手，时鲜蔬菜，粉丝扇贝，玉米烙，鱼丝海参，清蒸鲥鱼，咖喱皇肉蟹。服务员撤掉了一些空盘后，又端上了以肉片、鱼丸、火腿、白肚、鸡肉、大虾、笋片、青蟹为原料的“余姚全家福”。宾主一时专注于品尝各式热菜，彼此间的口耳交接式的谈话暂时处于一个低潮。

过了十来分钟，朱莲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站起来说：“各位，让我们敬秦老师与沈慕贤一杯，祝他们凤鸾佳偶，白头百岁。”说完，自己先喝了杯中的奶茶。接着她又说：

“作为沈慕贤的老同学，我们知道他们是师生恋。当时怎么恋起来的，我们都不清楚——她的保密工作做得实在好。不过，我也知道一个小秘密，沈慕贤当初很喜欢唱《红梅赞》的歌，她曾经把两句诗（歌词）——‘三九严寒何所惧，一片丹心向阳开’——偷偷寄给过秦老师。沈慕贤，你说，是不是有这么回事？”

众人都活跃起来，脸上都露出了要听个究竟的兴趣来。沈慕贤笑着，笑而不答。旋即说：

“朱莲，你给我安分点，我不会把你当哑巴的。”客人们都笑起来。

王峥不甘寂寞，站起来：“沈慕贤喜欢梅花，不假，我们与她到莘松公园去赏过梅花。今天，我凑个热闹，朗诵一首红梅诗以示祝贺。”众人听了鼓起掌来。

“近来我在重读《红楼梦》，其中第50回写到：在湘云、黛玉、宝钗的倡和下，有邢岫烟、李纹、薛宝琴、贾宝玉四人，各被罚作红梅诗一首。其中，我最喜欢邢岫烟的那首。”她拉了拉毛线衣领口，清了清喉咙，以圆润清亮的嗓音吟诵起来：

“桃李芳菲杏未红，
冲寒先喜笑东风。
魂飞庾岭春难辨，
霞隔罗浮梦未通。
绿萼添妆融宝炬，
缟仙扶醉跨残虹。
看来岂是寻常色，
浓淡由他冰雪中。”

待“中”字音落定，一阵掌声响起。叫好声也鼓动似地响起来。

尖起耳朵，瞪着眼睛，一直认真听着的小外孙岑紫阳，突然叫着说：

“这位奶奶朗诵得是很好听。可这首诗太文绉绉了。我看把中间的四句去掉，只留首尾二联，成为一首绝句，又明白又传神。”

岑紫阳是宁江实验小学的四年级学生。在课内课外，他学了不少中国古代诗词，因此，关于律诗、绝句之类的也知晓一些。

在岑紫阳发议论时，沈慕贤全神地听着，待他议论发完，沈慕贤眼里闪出赞许的光辉，她轻声说着：

“乖宝宝，能有自己的见解，真是好样的。”

这时，在座的大人们，都为孩子的聪颖，投去赞许的目光。坐在孩子旁边的是秦玥，面露喜色，对儿子的表现很是满意。

在一片哄哄声中，吴一冰说：“我提个建议，下面让新郎新娘来一个节目，如何？”

“好！”得到众人的一致响应。

这时，小外孙岑紫阳急不可待地一下站到椅子上，大声说：

“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我外公已经准备好一个节目——朗诵他自己创作的诗——《红梅》。”

“好——”热烈的欢呼声、掌声，顿时响起，吸引来七八位邻室的餐客，和好几位饭店的服务员。他们挤进包房，想探个究竟。有的问着：“发生了什么事了？”

秦宸熵从座位上缓缓起立。他侧过欢愉的脸，对着妻子莞尔一笑，沈

慕贤报以深情一瞥。待大家安静下来，秦宸熵道：

“我写的这首诗，是献给一个人的——”

话音未落，岑紫阳叫道：“是献给外婆奶奶的。”

“对，是献给这位——”秦宸熵用手示意了一下身边的妻子沈慕贤，“当年，她以红梅诗传情，今天，我以红梅诗回报她四十多年来对我的爱与情，并表达一个丈夫对她的赞美。”

这时大家都放下杯箸，微仰着头听着，等待着秦宸熵朗诵。小外孙岑紫阳有些急不可待：“外公，念啊，念啊！”

秦宸熵做了个安静的手势，抑扬顿挫地吟诵起来：

“龙甲漫天狂舞，
翠柏松竹葱茏。
欲觅群英失芳踪，
有树悬崖猩红。

不以娇妍媚俗，
唯将清香暗送。
自然造化一人凤，
流光玉润心中。”

朗诵到最后一句时，岑紫阳也兴奋地附和着，“流光玉润心中”形成二人的齐诵。

掌声又响起来。岑紫阳和那些奶奶们点着头。朱莲一边仔细倾听，一边品味着诗意。待掌声落定，她对着沈慕贤说：

“秦老师的诗念完了，沈慕贤，你说说，听了有什么感受？这首红梅诗怎么样？”

沈慕贤温婉地道：“古今写梅花的诗很多。不过，我觉得有意境的让我喜欢的还是王安石的五绝《梅花》，陆游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，毛主席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三首。宋代林逋的《出园小梅》也只有‘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’二句描写传神。”在沈慕贤这么说着的时候，儿子秦昕对着她，

按下相机的快门。

朱莲打断了沈慕贤的话：“哎，哎，不要你说别人的。你说说秦老师的《红梅》诗怎么样？”

沈慕贤笑了笑：“他的诗怎么能与上面那些诗比。若以王国维的‘三境’来衡量，勉强打个‘及格’。如果在平仄声上推敲好了，可以成为一首《西江月》。”

秦紫阳叫道：“奶奶，你真是做惯了老师，好严格呀！”

朱莲笑道：“我觉得秦老师这首诗写得还可以。常言道，‘知子莫如父’，对你来说，‘知妻莫如夫’。诗中‘不以娇妍媚俗，唯将清香暗送’，秦老师很知道你的，很切合你的为人。”

朱慧对坐在两旁的沈若雯、吴一冰低声道：“原来这首诗不是在写景，而是在写人。”

沈若雯说：“这是在托物言志，借物喻人。”三人点着头。

沈慕贤在听到“很切合你的为人”的话后，反驳朱莲道：

“哪里切合我？我根本不是美女，美妇，哪儿有‘娇妍’？他是在瞎拍马屁么！”众人听了，哈哈大笑起来，沈慕贤也畅快地笑着。秦宸熵本想“争辩”一下，借此也想稍稍阐述一下诗的涵义，现在见众人都在快乐地笑着，尤其看到妻子久违的快乐心情，想“争辩”的念头瞬时让笑声轰出了包房。自己也跟着笑了。轰然而起的笑声也传给了堵在包房门口观着、听着的几个服务员和邻室的餐客们，他们也笑了起来。拿着相机的秦昕，不失时机地抓拍了母亲与众亲友的欢笑镜头。

笑声暂时停歇，朱莲有点不依不饶：“你别避重就轻嘛。诗句的重点是不媚俗与暗送清香，这不是你的为人吗？”

郁萍说：“好啦，好啦，不管怎么说，沈慕贤在学生时代毕竟是我们班上的美女加才女。不然，秦老师怎么会挑上她呢？”

这话说得秦宸熵脸上有些红了。但在现场的热闹、欢乐的氛围中，在包房的不强烈的光照中，谁也没有去注意到。

朱莲端起奶茶杯，喝了一口，接着说：

“我看，‘唯将清香暗送’这句，内涵丰富多义，大可玩味，大可玩味啊！秦老师，你说，是不是？”